

最後的閨秀

张允和 著

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



海外版

最後的閨秀

张允和 著



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

Copyright © 201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最后的闺秀 / 张允和著. —北京: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 2018.9

(大家雅音)

ISBN 978-7-108-06285-7

I. ①最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张允和(1909-2002) — 自传
IV. ① K825.7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77741 号

责任编辑 王振峰

装帧设计 蔡立国

责任校对 曹忠苓

责任印制 卢岳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)

网 址 www.sdxjpc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8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

201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635 毫米 × 965 毫米 1/16 印张 14.5

字 数 173 千字 图 28 幅

印 数 00,001—10,000 册

定 价 59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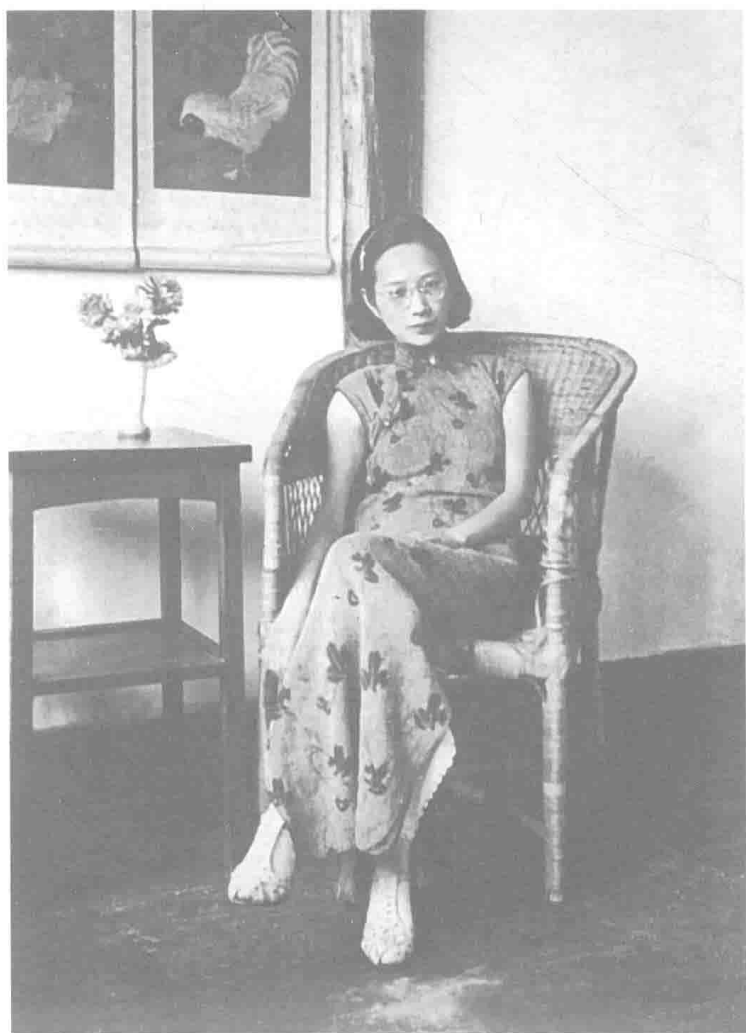
(印装查询: 01064002715; 邮购查询: 01084010542)



元和（坐）与允和（右一）



"封面女郎" 张允和，1930 年摄于上海



身穿旗袍的允和，风姿绰约，年轻时她的美，怎么想象都不过分



1947 年，允和在美国



1953 年，允和在苏州



允和演《佳期》的身段



允和与孙女周和庆



缃边盘扣花式优雅，银丝盘发独具韵味，连鞋子都是精致的绣花鞋，允和一生都钟情于这样的精致与典雅（摄于1992年）

二姐同我

张充和

二姐同我相聚的日子，八十八年总共不到两年。我出生八个月，过继给二房叔祖母做孙女，由上海回合肥老家。

第一次到寿宁弄家中，我七岁。见到三个姐姐五个弟弟，又高兴，又陌生，像到另一个世界。姐姐们觉得忽然跑出个小妹妹来，更是件新鲜的事。于是商量要办学校，说到做到。大姐的学生是二弟，三姐的学生是大弟，二姐的学生是我。二姐最是上劲，把我名字改成“王觉悟”，还把三字绣在一个书包上，要我背着。学校在园中的花厅里，上的是什么课我记不得了。有一天，不知为什么得罪了老师，她用一把小剪刀，一面哭，一面拆“王觉悟”三个字。哭得很伤心，大大说了她几句：“这么大人还哭，小妹妹都不哭，丑死了。”事后见二姐的著作《最后的闺秀》。故事略有出入，或大有出入。

以后我们师生和好如初。她教我在一块缎子上绣花，我从未拿过针，她完成后，算是她教我绣的，到处给人看。钟千千夸我，更夸她教得好，她高兴，我也高兴。其实到现在我还不会绣花，正如我不会算算学一样。

第二次回家，家在九如巷，我十四岁。大大在我九岁时过世。继母生了三个孩子，两个不存，只有宁和七弟，才两岁。从此我们姐弟是十个人。这次是祖母带我来苏州，我们住在南园李家别墅。祖母有时把我送到九如巷同姐姐们住几日。也许不到一月，我们就要回合

肥，三个姐姐在晚上，关起楼门，办了四个碟子、一壶酒为我饯行。我们谁也不会喝酒，只举举杯做样子。但二姐就真的喝了几口，即时倒在床上。大姐说：“今天送四妹，不可无诗，我们四人联句，一人一句就是一首诗了。”大姐先来一句“更深夜静小楼中”，第二句该是二姐，可是她呼呼地睡着了。三姐向我挤挤眼睛笑着说：“她做不出，装睡了！”她可真醉了，叫也不醒。大姐说：“三妹接第二句吧！”三姐接“姐妹欣然酒兴浓”。大姐接了第三句“盘餐虽少珍馐味”，我接“同聚同欢不易逢”。现在看来，这首诗真是幼稚。但当时我真感到真正我有三个姐姐对我这么好，还给我饯行。夜间都睡静了，我是第一次百感交集不能睡，做了一首五律：“黄叶乱飞狂，离人泪百行。今朝同此地，明日各他方。默默难开口，依依欲断肠。一江东逝水，不作洗愁汤。”也是破题儿第一遭五律。

第二天，大弟知我们又吃又喝又作诗，没有带他，有些失望，也不服气。他做了一首长短句：“天气寒，草木残。送妹归，最难堪。无钱买酒饯姐行，只好对着酒店看。无钱醉，无席餐。望着姐归不能拦。愿姐归去能复来，相聚乐且欢。”我看了又高兴，又感动。回合肥把三首诗给我的举人老师左履宽看，他说宗和的最好。他其时十三岁（虚岁），因没有读多少旧诗，所以没有旧诗老调。我们略读了一些，就无形中染了老调。以后他偶然作些，都无旧诗习气。此后只同三姐通了几封信，也还有一两首小诗。

1930年，祖母春天过世，我十七岁。秋冬之际回到家中。这次是真正回家了。但是姐姐们已都去上海进大学，我一个人在楼上一间房住。最大的转变，我得进学校，按部就班。爸爸的意思是应该要受普通教育，问题是在英文和算学上。二姐介绍她中学算学老师周侯于，从“四则”教起。我在乐益小学六年级读几天，就读初中一年级。一年后，“一·二八”事变，我们一家去上海。我斗胆考务本，居然考

取高一。以后转光华实验中学，是二姐与她同学们办的。二姐也是其中老师。她住老师宿舍，我住学生宿舍，那是她同耀平兄还在恋爱时，我同她不常见。

耀平兄请我陪他三姐去向爸妈求婚。三姐非常文雅，客气地说了很多求婚应说的话，我一句也不懂。爸爸是个重听，妈妈也不会这一套，两人只微笑，微笑就算是答应了婚事。后来耀平兄送我一件红衣，称我为小天使。他们在上海结婚，曲友们还叫我唱《佳期》，耀平兄看着曲本。以后他向二姐说，如果四妹懂得词义，大概不会唱了。其实唱清曲，题目应景就行。上台表演又是两回事。

她连生三个孩子一个不存。以后我去北平，回苏州，又去南京，都同她很少见面。直到抗战初期，她一家来张老圩避难，住很短时间就先往成都去了。后来我到成都见到她，但不住一起，我同四弟、镕和弟另住在湖广馆。她同光华教员们同住。不久我去昆明。直到1941年我到重庆，正是大轰炸，不记得她住何处。见面时只在荫庐胡子婴家。以后她同晓平、小禾住在江安，我也去住了几天。江安是个安静而美丽的地方。我最喜到江边去散步，也听不到警报声。

那时我的工作地点是青木关教育部，不常去重庆。忽有一个消息传来“小禾病重，来重庆医治”。小禾病已很严重。盲肠炎转腹膜炎，已变成只剩下皮包骨了。战时的特效药及盘尼西林等药，只许空军可用，医生也束手无策，只每天给小禾洗一次，腹部开一口约二三寸长，洗时并不听她叫痛。但不时要二姐抱她，说背疼。一天好几次，二姐的身个小，小禾七岁，虽瘦，对二姐说来，还是又重又大，天气湿热，我向小禾说：“妈妈累了，我抱抱吧。”她转过要哭不能哭的脸，皱着眉头说：“不！”以后又喊，“妈妈，抱抱。妈妈，抱抱。”二姐抱她坐在藤椅上，她闭着眼，安安静静似乎睡了。及至放到床上，又要抱，越来越想在妈妈身上睡。二姐多日的焦急、痛心、疲

劳，虽是抱她坐下，但小禾整个上身仍是在她臂膀上。一次小禾又要抱，二姐抱是抱起了，却突然把她向床上一放，伏在床上，失声痛哭说：“我受不了了，我受不了了……”我每天都在希望与绝望之间窒息，透不过气。经二姐这一发作，我跑到门外大大地抽咽。看护们以为小禾出了事，赶快进去，看看无事又都散了。

一个下午，炎热稍散，二姐同我走回荫庐，路上喝杯冷饮。两人擦个澡，天已傍晚，到医院大门，门外停一口白木小棺。我们心里明白，我说：“回去！明天再来！”二姐没有反对，也没有说要再看小禾一面，也没有一滴眼泪，她已伤心到麻木了。

第二天清晨，太阳没出，我们去医院，小白棺已在防空洞。小禾离开我们安然睡去了，不再要妈妈抱了。这几十年来二姐同我、我同二姐再没提起小禾。只一次，提起五弟，她说：“我很感激五弟，他替我办了小禾的后事。”

以后我进城不再住荫庐，住在曲友张善芴家，她的住处是上清寺，青木关进城最后一站就是上清寺。一天清早，天还没亮，有紧急敲门声，工人起来开门。一声“四妹！”是耀平兄，我几乎滚下楼来，我以为二姐出了事。耀平兄说：“晓平中弹！我要去成都，请你同去找郑泉白搞车票。”他知道我每次回青木关是郑泉白派人买车票的。于是我们又去敲郑家的门，他即刻派人到车站内部去买，不必站班，有时站班还不一定买得到。耀平兄拿到车票，就搭第一班车去成都。我送他走后，惊魂不定，晓平再出了事，二姐怎么办？这一家又怎么办？我一天到晚走路，大街小巷去跑，善芴看我这样游魂似的不安定，她说：“得消息时说中弹，不死，总是有救的。成都医院好，坏消息未来，就是好的。”她到底比我大几岁，这么一说，我倒稍安定些，还是等着，等着。重庆到成都是两天的路，六七天，得到耀平兄一封信，叙述他一路上心理变化，好的方面少，坏的方面多。及至到家，

见到老母还在静静地擦桌子（周老太最爱干净），知晓平已出院，于是一块石头才由心中放下。这封信写得真切动人，是篇好文章，我一直带在身边。十年前寄二姐转晓平。二姐回信说，此信同晓平腹中取出的子弹放在一起，传之后世。1945年6月在成都医牙，住在二姐家“甘园”（就是晓平中弹的地方），我有几天日记，抄下作为结束：

7月10日 医生说二姐胃中有瘤，疑是 cancer，要动手术。

7月13日 二姐明天八点动手术，耀平心中很不安，一天三次到院。好丈夫即在此处可见了。

7月14日 二姐于八点进手术房，割去盲肠及胃中小瘤，经过良好。

7月16日 晚间在医院为二姐守夜。

8月4日 几日来在医院。二姐瘦了八磅。胃口不开。

8月8日 二姐同房病人赵懋云，是第一届北大女生，信佛，要我唱弥陀佛赞。

8月10日 一声炮响，胜利了。耀平、晓平去前坝。

9月4日 陪二姐到湖广馆看李恩廉。

二姐大概是8月10日以后出院的，我没有记。

二姐后半生是多彩的、充实的。她为昆曲做了很多有用的事，写了很多文章，又恢复了《水》。最重要的是抗战中的苦难，锻炼了她的大无畏精神，虽然她本来也不是个畏首畏尾的人。只看红卫兵来抄家时，她那种幽默、潇洒不可及的态度。她虽然有严重的心脏病，却没有一点屈服于病的心理，仍是如常人，甚至于超过常人的勇敢办事、学习。所以她满意一切，也没有带走一点遗憾。

此景只应天上有

叶稚珊

肯让我写前言的作者一定很年轻，初出茅庐，不为人知。是的，这位作者“二八年华”，本书是她的处女作。

我只看了书的目录，因为多数篇章我已先睹为快，有的还很熟悉。我有机会经常接触作者，而作者的才华风貌，她的人格和性格魅力都远远超过了她的作品。相信看到她的作品的人都一定想见见作者，因为她的作品所叙及的人和事只有少数幸运者可经历和触及。这些充满暖意和怀旧感的棕色老照片，通过她那纤细的手，将温婉而又充满快乐的感觉传递给我们。她本人就是一部由特殊时代、特殊环境、特殊经历、优秀的先天基因和后天造化而成的完美作品。

这些话用在作者身上如白开水一样淡而无味，无论我怎样费尽心机地去描述，你也不会想象出就在这车海人流中，在这由高楼和商品构成的喧嚣的大城市里，在普通的居民楼里，她的生活意境却远远高于、雅于庭院深深，深几许。

精于丹青，擅长摄影，生花妙笔，即使你有七十二般武艺，想让没有见过她的人通过你的描述“认识她”吗？

我有过自信，“二八年华”的丰仪，不信我就写不出来。从未遇到过的炎炎夏日里，我对着电脑，对着纸笔，坐立不安，汗流如注，不敢接编辑催促的电话，结果还是一张白纸，最新最美的图画始终没有画出来。这真是不能全怨我无能：此景只应天上有……